

文：圖／張廖年鴻

一般來說，淡水魚類因為被侷限在淡水水域中，無法翻山越嶺去接觸不同水系的族群，因此很容易產生地理上的隔離。長時間的隔離是演化出不同物種的主要動力，因為如此，淡水魚類特別容易演化出當地獨特的物種。

在台灣本島淡水魚類的分布中，中部的幾條溪流自成一格，擁有其他溪流沒有的獨特魚種。最有名的莫過於大甲溪上游的國寶魚——台灣鉤吻鮭，其他還有長相奇特、數量稀少、僅分布於大甲溪至濁水溪水系的台灣鮎；只被發現在南投埔里及台中新社等地，俗稱白魚的台灣副細鯽；還有本文的主角：喜歡在細沙中土遁的台灣鰍鮎。

台灣鰍鮎又被稱做陳氏鰍鮎，俗稱八鬚鯉，僅分布在中部的烏溪以及濁水溪水系中。體型小，最大只能長到10公分左右。牠們的身體修長，長相頗為奇特，眼睛微微凸出，並且略為朝上。嘴巴開口朝下，旁邊長著八根鬚鬚。兩片腹鰭頗大，向兩側水平延伸，有點像一對飛機的小翅膀。身體兩側中央部位有著塊狀黑色縱帶，但是有時縱帶會不明顯甚或消失。在台灣還有另一種鰍鮎，那是分布於高屏溪水系的台灣鰍鮎。兩者外形上雖然相當類似，但在分類上台灣鰍鮎是特有亞種，在大陸地區還有其他亞種的族群分布，若以獨特性來說，台灣鰍鮎可說是本島獨一無二的物種了。在詹見平先生的描述中，台灣鰍鮎曾經是中部溪流中的顯著種，數量龐大，常常成群結隊的在溪流中出現。詹先生是淡水魚研究的前輩，從以前就常走訪中部各溪流，對溪流生態相當瞭解，他見證過中部溪流在廣受污染及破壞前水質清澈、魚蝦

求生有術的台灣鰍鮎



台灣鰍鮎



水族箱中的台灣鰍鮎



剛離開水面的台灣鰍鮎幼魚

成群的美好時光，現在看到的卻是一條條千瘡百孔的河流，還有在惡劣環境中掙扎求生的溪流魚類。在這樣的背景，加上鮮少標本及採集紀錄，我們曾經認為台灣鰍鮎已是瀕臨絕種的溪流魚類。

不過，經過幾次與台灣鰍鮎近距離的接觸後，這樣的想法漸有改變。我們在烏溪中游遇到過幾次台灣鰍鮎的族群，有一次高達四、五十尾鰍鮎同時出現。當時那河段正遭到極大的破壞，公路工程施工車隊劃過溪床，好幾具怪手同時拼命的挖掘砂石、改變河道，以致於溪水中的泥沙含量極高，並呈現灰黑色。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許多原本棲息在這裡的水族都銷聲匿跡，原本常見的溪哥跑光了，纓口鰍也不見了，唯一發現的一條埔里中華爬岩鰍也奄奄一息。爬岩鰍的胸鰭及腹鰭癒合成吸盤狀，靠著緊密吸附岩石的能力在激流中生存，一旦離開岩石環境，爬岩鰍就無法正常活動。在這段幾乎所有底石都被泥沙掩蓋的溪流中，大部分的物種都慘遭淘汰而消失，唯獨台灣鰍鮎一枝獨秀，逆勢成群

出現。這是很讓人納悶的事情。

帶了幾尾鰍鮎回研究室，放在水族箱中觀察，總算瞧出了一些端倪。鰍鮎是底棲性的魚類，牠們的嘴巴朝下，方便捕食底層的小動物。眼睛稍微向上，正好可以監視水層中的一舉一動，免得專心覓食時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般，自己反而成為其他掠食性動物的午餐。既然眼睛忙著警戒，找食物的工作就交給鬚鬚負責了。八根鬚鬚像探針一樣，一直在探索頭部下方的泥沙土石，不停地搜尋隱藏在裡面的小型無脊椎動物。水平的胸鰭有助於將身體平貼在水域底部，必要時能配合尾鰭的力量將身體揚起，在水層中四處遊走，但是這些還不只是鰍鮎的看家本領。鰍鮎在遇到危險或驚擾時除了游泳逃開外，牠們還精通像忍者般的隱身術，能夠在短短的一兩秒鐘內以「頭下尾上」的姿勢迅速鑽入泥沙中，只留下兩顆眼睛露在外面勘察敵情，等待危機解除後再鑽出泥沙繼續覓食。若以掠食者的角度來看，可能只發現到

眼前一陣泥沙被揚起如煙，沙塵散去後原本趴在那裡的餐點卻早已消失不見，只好悻悻然地離開。

所以，充滿泥沙的環境對台灣鰍鮎來說反而是熟悉不過。在渾濁的水流中，牠們發達的觸鬚可以彌補視覺上的不足，繼續尋找食物；而遇到敵害時則鑽入沙中，躲過包括人類在內的天敵。以往我們在採集調查時可能都被鰍鮎料敵機先，還沒接近，牠們就一隻隻的潛入沙中，躲過我們的眼睛與採集工具。話說回來，要不是那陣子溪水渾濁不堪，讓牠

們來不及對接近中的網子做出反應，我們還真不知道在如此惡水中居然還能有這麼多特有淡水魚類棲息著。只是，鰍鮎善於隱藏的特性也讓我們難以捉摸牠們的蹤跡，可能牠們一旦面臨到嚴重生存威脅時我們仍不知不覺。讓人擔心的是，這樣不穩定的環境會維持多久？在如此變動的環境中能保有多少小型無脊椎動物作為牠們的食物？會不會有一天連小型無脊椎動物都沒了，台灣鰍鮎也被迫走上其他淡水魚類的消失命運？不過往好處想，這麼多年牠們都熬過來了，或許我們只要留下一點點可以讓水族存活的空間，牠們就有機會尋得出路，繁衍不息。希望是如此。

目前台灣鰍鮎在烏溪及濁水溪數量應該還算不少，只是不容易發現罷了。下次到這兩條溪邊散步或垂釣時，不妨輕聲細語，放慢腳步，說不定水底下的細沙中有著一對對眼睛正在打量著您呢！